

国学必读

(下册)

钱基博 编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学必读

(下册)

钱基博 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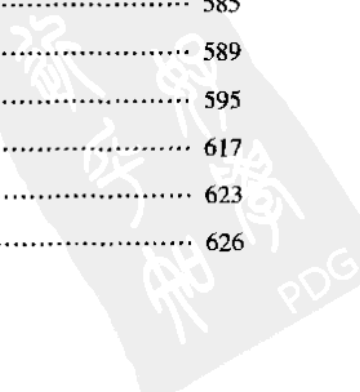
· 桂林 ·

目 录

国故概论

作者录	281
作者待访录	285
夏曾佑《孔子学说》	286
梁任公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304
章太炎中国文学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	314
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324
胡适之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337
胡适之研究国故的方法	361
刘叔雅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	364
陈遽庵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	374
陈启天中国古代名学论略	414
抗父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	432
江亢虎中国文化及于西方之影响	438
钱基博某社存古小学教学意见书	444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	450
清龚定庵《六经》正名	463

清魏默深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	466
清胡竹村《诂经文钞》序	468
清陈恭甫《经郭》条例	470
钱基博师范学校读经科教授进程说明书	478
清钱莘楣《十驾斋养新录》论古书音读三则	495
清陈恭甫汉读举例	507
章太炎中国文字略说	515
章太炎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	523
梁任公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	526
江易园《古今音异读表》序	536
金可庄声音学听讲录	538
钱基博吴江沈颖若先生《文字源流》后序	545
清龚定庵古史钩沉论二	550
梁任公五千年史势鸟瞰	554
梁任公历史统计学	564
柳翼谋正史之史料	572
夏曾佑周秦之际之学派	582
章太炎论诸子的大概	585
胡适之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589
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	595
江山渊论子部之沿革兴废	617
江山渊论九流之名称	623
江山渊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	626



作者录

唐陆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吴县人。善名理。历仕陈隋。唐高祖时，为国子博士，封吴县男，著有《经典释文》。诸经音读，多遵以为依据，录《〈经典释文〉叙录》。

清钱莘楣，名大昕，字晓徵，一号竹汀，嘉定人，乾隆进士，累官少詹事。精研群籍，于经史文义，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画象，篆隶，罔不究心。兼通中公历算。著有《唐石经考异》，《经典文字考异》，《廿二史考异》，《唐书史臣表》，《唐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三史拾遗》，《诸史拾遗》，《通鉴注辨正》，《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吴兴旧德录》，《先德录》，《洪文惠洪文敏王伯厚王弁州年谱》，《疑年录》，《恒言录》，《十驾斋养新录》，《竹汀日记》，《钞金石文跋尾元诗记事》，《潜研堂诗文集》。录《〈十驾斋养新录〉论古书音读三则》。

清陈恭甫，名寿祺，闽县人，嘉庆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解经得两汉大义，诗文沉博绝丽，有六朝三唐风格。有《左海文集十卷》。录《〈经郭〉条例》，《汉读举例》。

清胡竹村，名培塿，字载屏，绩溪人，嘉庆进士，官户部主事。有《研六室文集》。录《〈诂经文钞〉序》。

清龚定庵，名自珍，字璩人，更名巩祚，仁和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博学负才气，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

晚尤好佛乘。其文导源周秦诸子，沉博奥衍，自成一家。同光之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云。有《定庵文集》十五卷。录《〈六经〉正名》，《古史钩沉论二》。

清魏默深，名源，邵阳人，道光进士，官高邮州知州。文笔奥衍，熟于掌故，尤精舆地之学。治经以西汉今文为宗，与龚定庵并称龚魏。有《曾子章句》，《诗古微》，《公羊微》，《春秋繁露注》，《圣武记》，《海国图志》，《古微堂文集》，《清夜斋诗集》。录《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

梁任公，名启超，字卓如，新会人，受《公羊》学于南海康有为，最为高第弟子。其始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掎击无完肤。而钻研之深，则亦以为国学之根柢极深厚，终有其不可磨灭者存！而于文章，夙不意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既而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文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而富于情感，娓娓有致。中国政学维新之动机，要不得不归功于梁氏焉！所著《饮冰室文集》以外，有《墨经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盾鼻集》，《梁任公近著》，《讲演集》等书。录《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五千年史势鸟瞰》，《历史统计学》。

夏穗卿，名曾佑，钱塘人，治西汉今文家言，最与梁任公莫逆。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衡榘政学，一以今文学为张本；而杂糅以欧儒之说。录《孔子学说》，《周秦之际之学派》。

章太炎，名炳麟，亦名绛，余杭人。少受学德清俞樾，治小学极谨严。又意治《左氏春秋》。时南海康有为以治《公羊》，有高名；而章氏诋排特甚。中年以后，究心佛典，治俱舍惟识有所人。

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宏。肆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其精义多先儒所未发。而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尝自述治学进化之迹曰：“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虽然章氏谨守家法，而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学排斥今文派。所著刊行者，有《章氏丛书》，《国故概论》。录《中国文学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中国文字略说》，《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论诸子的大概》。

胡适之，名适，绩溪人。绩溪胡氏，本以经学传家。而胡氏在美留学，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尤研求有得，授博士学位。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一面倡建设的文学革命之论，而以国语的文学，打倒桐城派古文之旧势力；一面又主张整理国故之议，以刷新国学之面目。其于中国学术界摧陷廓清之功，信不可没！惟其衡评国学，过重知识论；而功利之见太深，此其所短！所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章实斋年谱》，《胡适文存》，《尝试集》等书。录《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研究国故的方法》，《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柳翼谋，名诒徵，江苏丹徒人也。自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绩溪胡适汲其流，倡新汉学；以为《周礼》为伪作，《尚书》非信史；《六籍》皆儒家托古；持勿轻信古人之论。而胡氏尤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一时风动。后生小子，不事研诵，好骋异议，疑经蔑古，即成通人！余杭章炳麟氏谓：“推其所至，《十七史》之作者骸骨亦已朽矣，一切称为伪托，亦奚不可？而儒家孔子究竟有无其人，今亦何从质验？转益充类，将谓我生以前，无一事可信，无一人是真。”可谓慨乎言之也！而柳氏

不徇众好，独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章氏比之“凤鸣高冈”。其为人美须髯，善谭议。治中国史学尤精洽，采摭极博，而议论有裁断。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国文教授。录《正史之史料》，《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

江易园，名谦，婺源人，南通张謇弟子。尝为安徽教育司，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于音韵学研探造微。所著有《说音》，《古今音异读表》，《两汉学风》等书。录《〈古今音异读表〉序》。

江山渊，名璩，廉江人。著《读子卮言》二卷，中有精到语。录《论子部之沿革兴废》，《论九流之名称》，《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

江亢虎，以字行，安徽旌德人。容貌魁伟，工诗文而好谭议，交游无厚薄，一接以礼。民国初元，创社会党于上海。中国之言社会主义者，自江氏始！既而赴美国，任美国国立图书馆汉文部主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汉文教习；力以宣传中国文化为己任。又游欧陆，入新俄，参与国际大会。归国后，任北京、东南两大学社会讲师。录《中国文化及于西方之影响》。

陈遽庵，名嘉异，字德乘，湖南长沙人。尝游学日本，习法政，颇喜研治哲学社会诸问题。录《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

钱基博，字子泉，一字潜夫，无锡人。幼年为文，学《战国策》，喜纵横不拘绳墨，既而泽之以汉魏，字矜句练。又久而以为厚重少姿致，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务为平易畅达。而论学则沾经谭史，旁涉百家，博学而无所成名。诋之者谓其博而不精，意为附会，殆实录也。录《某社存古小学教学意见书》，《师范学校读经科教授进程说明书》，《吴江沈颖若先生〈文字源流〉后序》。

作者待访录

刘叔雅

陈启天

抗父

金可庄



夏曾佑《孔子学说》

第一节 孔子以前之宗教

春秋至要之事，乃孔子生于此代也。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故谈历史者不可不知孔子。然欲考孔子之道术，必先明孔子道术之渊源。孔子者，老子之弟子也。孔子之道，虽与老子殊异，然源流则出于老，故欲知孔子者，不可不知老子。然老子生于春秋之季，欲知老子，又必知老子以前天下之学术若何。老子以前之学术明，而后老子之作用乃可识。老子之宗旨见，而后孔子之教育亦可推。至孔子教育之指要既有所窥，则自秦以来，直至目前，此二千余年之政治盛衰，人材升降，文章学问，千枝万条，皆可烛照而数计矣。此春秋前半期学派之所以为要也。中国自古以来，有鬼神五行之说，而用各种巫史卜祝之法以推测之，此为其学问宗教之根本，而国家政治则悉寄于礼乐文物之间。明堂，清庙，瞽宗，辟雍，是也。此等社会沿自炎黄，至周公而备，至老子而破。中间事迹有可言焉。

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是为蓐收，天之刑神也。（《周语》）有神，鸟身，素服三绝，面正方，曰：“予为勾芒。”（《墨子明鬼》）（此界神与非神之间，《礼记祭法注》谓之人神。）至其名位，则吴天上帝最贵，化而为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黄帝含枢纽，为王者之所自出，而佐以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则天神备矣。（《周礼·春官》疏）

右天神

《山海经》(十三篇以前,真禹书,十四篇以后,汉人所作)所列鬼神殆将数百。其状如鸟身,龙首等。(《南山经》)其名如泰槌熏池武罗等。(《中山经》)其礼如白狗,糈稌等。(《南山经》)而《楚词》所引湘君,湘夫人,河伯,雒嫫,亦数十见。皆地示也。惟《左传》《国语》无明文耳。

右地示

齐侯田于贝邱,(齐邑名,今青州府博兴县东北十五里。)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左》庄八年。)狐突适下国,(晋邑名,今山西闻喜县东。)遇太子。太子曰:“帝(上帝也。)许我罚有罪(谓惠公)矣!”(《左》僖十一年。)大事(禘也。)于大庙。夏父弗忌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左》文二年。)魏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颠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左》宣十六年。)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左》昭七年。)(本文下云:“用物精多则魂魄强。伯有三世为卿,而执其政柄,其用物宏矣,其取精多矣。强死为鬼,不亦宜乎?”案此即庶人无鬼之理也。又《墨子·明鬼》:周宣王杀杜伯而不辜,三年,杜伯乘素车白马,朱衣冠,执朱弓矢,射之,殪之车中。燕简公杀庄子仪而不辜,三年,庄子仪荷朱杖而击燕简公,殪之车上。桓观辜从事于厉,祭不以法,祿子举楫而槁之殪之坛上。墨子虽在老子后,而所引皆古事。杜伯事亦见《国语》。)

右人鬼

方相氏掌雉以殴方良(即魍魉)。庭氏射妖鸟。(《周礼》。)涸泽之精曰庆忌,若人,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

马，好疾驰，可使千里外一日返报。涸川之精曰魮，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蛇，长八尺，呼其名可取鱼鳖。（《管子·水地》篇，又《庄子·达生》篇引此，而物怪更多。）此皆物魅也。

右物魅

以上所言，乃举古人言神示鬼魅之分见者。其合见之处，则莫如《周礼》之《春官》。《大宗伯》曰：“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中略。）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诏相王之大礼。”《司服》曰：“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毳射，则鹭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大司乐》曰：“乐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郑注：此大蜡之礼。）大祝曰：“辨六号：一曰神号，二曰鬼号，三曰示号。”（后略。）而终篇则曰：“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郑注：图也。）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以夏至日致地示物魅。”古人之分天神，人鬼，地示，物魅，其明画若此。然亦有不甚分明者，如社稷，五祀，皆地示也。（《春官》郑注。）而社即后土，是为勾龙，共工氏之子。稷为柱，烈山氏之子。木正勾芒，是为重。金正蓐收，是为该。水正玄冥，是为熙及修。此三官，皆少皞氏之子。火正祝融，是为黎，颛顼之子。土正即勾龙，是以一体而兼神鬼示矣。此名之至糅杂者。（《左传》昭二十九年。）

鬼神位矣，世间之事，无一不若有鬼神主宰乎其间，于是立术数之法以探鬼神之意，以察祸福之机。术数者，一天文，二历谱，三五行，四蓍龟，五杂占，六形法。（《汉书·艺文志》。）今即由

此六术以证古人之事，往往相合。惟汉志所列之书，今不传者十之几，故其为术，今人无能通者。今之术数，虽源于古之术数，而不尽为古之术数也。（详见后。）术既无师，则观古人之已事，不能知其用何家之学说，然大略亦可分矣。大约可分四类：其天文，历谱，五行，三家之说，不甚可分，今列之为一类；其蓍龟，杂占，形法三家尚分明，如其家分之为三。

楚灭陈，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出。”（《左》昭八年。）春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左》昭十年。）春，将禘于武公。梓慎望氛曰：“吾见赤黑之祲，非祭祥也，丧氛也！其在蒞事乎！”（《左》昭十五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诸侯其有大灾乎？”梓慎曰：“其宋卫陈郑乎！其丙子若壬午作乎？”裨灶曰：“若我用瓊鬯玉瓚，郑必不火。”（《左》昭十七年。）春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夏伯也。）稔之日也。”（《左》昭十八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乱，国几亡，三年而后，弭蔡有大丧。”（《左》昭二十年。）天王将铸无射。冷州鸠曰：“王其将以心疾死乎！”（《左》昭二十一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左》昭二十四年。）夏，吴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矣！”（《左》昭三十二年。）

右天文历谱五行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为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

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左》庄二十二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中略。）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左》闵元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左》闵二年，又昭三十二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曰：“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土剗羊，亦无益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脱其辐，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邱。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墟！”（《左》僖十五年。）

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过期。卜招父与其子卜之。其子曰：“将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为人臣，女为人妾。”（《左》僖十七年。）晋将伐楚，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左》成十六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中略。）必死于是！勿得出矣！”（《左》襄九年）郑皇耳帅师侵卫。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左》襄十年）崔武子将娶棠姜，筮之，遇困䷮之大过䷛。陈文子曰：“妻不可娶也！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左》襄二十五年。）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卜楚邱曰：“是将行（出奔

也。)而归为子祀。(奉祭祀也。)以谗人人,其名曰牛,卒以馁死!”(《左》昭五年。)

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鞅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鉏(成子名。)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媯始生子,命之曰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左》昭七年。)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不指其事,泛卜吉凶。)遇坤䷁之比䷇。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左》昭十二年。)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前略。)*“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前略。)*“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左》哀九年。)(案卜筮分为二术,卜者,龟也。《周礼》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繇皆千有二百。盖以火灼龟,观其璽罅,各从其形似占之,所谓使某卜之。其繇曰云云,皆卜也。筮者,蓍也。《周礼》筮人掌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人,其别皆六十有四,盖用蓍草四十九枚,揲之成卦,以观吉凶。所谓使某筮之,遇某卦之某卦云云,皆筮也。其不言《周易》者皆连山归藏。)

右蓍龟

初晋穆公之夫人以条(晋邑名,今山西安邑县北。)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晋邑名,今山西介休县南。)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中略。)*始兆乱矣!

兄其替乎！”（《左》桓二年。）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左》庄十五年。）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虢地名，今河南陕州东南。）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辰，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奔奔。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左》僖五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山名，今直隶元城县境。）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火咎，几亡国！”（《左》僖十四年。）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脑。子犯曰：“吉！吾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左》僖二十八年。）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界余。余赐汝孟诸（泽名，今河南归德府治东。）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实自败也！”（《左》僖二十八年。）赵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必福汝。（中略。）士贞伯曰：“神福善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亡。（《左》成六年。）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中略。）六月丙午，晋侯欲麦。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左》成十一年。）初，

声伯梦涉洹(水名,今河南安阳县北。),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惧不敢占也。三年,占之,暮而卒。(《左》成十七年。)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厉公,献子所弑者。)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坠,以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左》襄十八年。)有鸛鹄来巢。师己曰:“异哉!吾闻文武之世,童谣有之曰:‘鸛之鹄之!公出辱之!鸛鹄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鸛鹄跼蹐,公在乾侯,征褻与襦。鸛鹄之巢,远哉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鸛鹄鸛鹄,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鸛鹄来巢,其将及乎。”(《左》昭二十五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羸而转以歌,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对曰:“六年。及是月也,吴其人郢(楚都,今湖北江陵县。)乎?终亦弗克。”(《左》昭三十一年。)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曰:“请待公孙彊为政”。许之。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彊为政,必去之。”(《左》哀七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谟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宴乃自后踰。(《左》哀十七年。)

右杂占

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左》文元年。)(案《左》文元年子上曰:“是蠡目而豺声,忍人也。”周语中叔孙侨如方上而锐下,宜其触冒人,并以相定人之善